

徐小斌

当代名家精品珍藏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ong

密语

Mi Yu

徐小斌 /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徐小

当代名家精品珍藏
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

密语

Mi Yu

徐小斌 / 著

AR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徐小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密语/徐小斌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5. 10

(当代名家精品珍藏)

ISBN 978-7-5396-5507-9

I. ①密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
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98189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丛书策划统筹: 朱寒冬 岑 杰

特约组稿: 上海之冠文化

责任编辑: 岑 杰

装帧设计: 丁 明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-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 awpub. 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 65859551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7.25 字数: 160 千字

版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8.00 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密语

Mi Yu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【作者介绍】

徐小斌，著名作家、国家一级编剧。代表作有《羽蛇》《敦煌遗梦》《德龄公主》《双鱼星座》等。曾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、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奖、第八届全国图书奖、加拿大第二届国际大雅风华语文学奖小说奖首奖等重要奖项。作品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并入选“亚洲著名女作家”，有部分作品译成十余国文字在海外发行。

自幼习画，师承名师。曾在中央美院画廊举办过个人刻纸艺术展，并多次参加各类重要画展，出版美术作品集《华丽的沉默与孤寂的饶舌》。在文学、影视、美术三界均有建树。



自序

我执与无执

现在已经鲜有人知出生于 1930 年的美国女画家简·狄妃奥(Jay Defeo)。她曾经集美丽、富有、才华于一身,却在 29 岁那年,自我封闭,画一幅《死亡玫瑰》,画了整整十一年,画得爱人离异,朋友分手,其间曾获顶级策展人之邀参加万人期待的重要画展,她却以作品尚未完成而拒绝;十一年后作品完成,上面的颜料堆积重三千多磅,合一吨多重,由八个装卸工破窗而入,把这幅与其叫绘画不如叫雕塑的巨幅作品搬出(后此举被一些画评家譬喻为阴道切开术),而这时,巴洛克时代已经变成了 POP(流行)时代,此画成为摆在旧金山艺术教室中长期被泼洒咖啡、按熄烟头的废品,而那些由艺术家堆积的过于厚重的颜料,也随着时间一块块崩塌。对此,狄妃奥只是淡淡地说:“人类会消亡,艺术也会消亡。”

解释“我执”与“无执”这两个概念,恐怕不会有比狄妃奥的故事更有说服力的了。所以在做客凤凰卫视《名人面对面》时,当许戈辉说道“你写得这么好,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你”时,我对她讲了这个故事。我虽不美,亦无财富,但是在“我执”与“无执”这一点上,与这

位女画家很是相通，甚至，比她更为极端。在文字上，我会对自己非常严苛，每一部小说都是自我折磨充满疼痛的产品，我会深度迷恋，忘记身处的世界，可谓“我执”；然而作品完成后，我精心建构的隐喻世界常常被忽略，很难被识破，但我并不甚关心大众的接受度与评价，更无意去争锋邀宠——可谓“无执”。佛说：“娑婆无执。”

90年代，当《死亡玫瑰》已经囤积二十年之久，画家亦早已故去，纽约的一家著名美术馆终于以高价购买了这幅画——重量、规模、低彩度、向心形式，这一切成为画界独一无二的概念，只有站立在画作面前，当阳光掠过，才能深感此画的神秘动人之美。艺术比生命更长久。最奇异的是狄妃奥生前做过一个异梦：她梦见自己死后转世投胎成为另一个人，她漫步在一座美术馆，看到那里正在展出她的《死亡玫瑰》，一个人，正站在那里久久凝视着她的画作，她走过去，轻轻地对那人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的画。”

目 录

自序：我执与无执/ 1

第一辑 漫咖啡

80 年代琐忆/ 3

母亲已乘黄鹤去/ 14

你们是我心中永远的痛

——献给曾经与我相伴的可爱的狗狗们/ 26

天知我有 地知我无/ 35

大美青瓷/ 38

当消费成为时尚

——从妈妈的旗袍说起/ 43

美丽往往掩盖智慧/ 47

和亲质疑/ 50

冰美人/ 53

所谓代沟/ 55

世纪末的色彩/ 58

往事琐忆/ 71

一条从丰盛到枯澹的河流/ 122

第二辑 脸之书

孤独是迷人的

——《艾米莉·狄金森传》解读/ 129

寂寞猛于虎

——评木心先生《竹秀》/ 136

在当代书写爱情之难/ 138

看古人如何谈情说爱/ 142

莎乐美的七重纱/ 146

伯格曼：手执魔灯的大师

——谨以此文悼念伯格曼大师/ 149

爱不过是个枉费心机的企图/ 152

一种晕眩/ 155

关于自然之子及其他/ 157

弗鲁贝尔：被折断的天魔的翅膀/ 161

画与梦与人/ 165

如来：五色之光

——我写《敦煌遗梦》/ 173

关于心灵的秘密通道及其他/ 180

海幻/ 190

第三辑 嘉年华

布拉格

——那一块雨中的墓碑/ 195

阿里山之夜/ 199

维吾尔族民居的女主人/ 203

神光普照赛里木湖/ 206

水之性灵

——记本溪水洞/ 209

夏威夷的扶桑/ 211

西欧风情/ 214

那一碗香喷喷的牛肉面/ 224

第一辑
漫咖啡

80 年代琐忆

2005 年 4 月的一个夜晚,我从家里返回人民医院(其时我正在人民医院住院),走到马路中央的那一刹那,我分明看见一辆车疾驰而来,然后是锯齿划破玻璃一般难听的紧急刹车声,同时看见投射在马路中央的一团惨白的月光,月光中间一小团黑黑的东西,正是我扎头发用的绒绳——然而等我再过去捡绒绳的时候,车、月光和绒绳都不见了,好像从来就不曾有过,摸摸头发,绒绳真的没了——这是怎么了?是幻觉,还是我疯了?!就那么披头散发地走进病房,护士们吓坏了,我知道她们在我眼里读到的是——恐惧。

那几年,我觉得自己被一种巨大的恐惧压倒。有一天我对一个关心我的朋友说:我总是莫名其妙地害怕。她立即追问:你怕什么?是啊,怕什么?假如能说出怕什么,那么便是不应怕的了,没有怕的对象,没有恐惧的对象——也许,我是在怕这个世界——这个世界不知从何时起已经失去了灵魂——到处是谎言,到处是陷阱。有好久了,我害怕外面的世界,闭门不出。

自由的灵魂都是纵横捭阖、飞扬游弋的。按照藏传佛教的说法,灵魂被称为“银带”,当人们入睡的时候,“银带”是游离于人体之外的,它的遭际便形成了梦。所以,梦和现实隔得并不远,也许只隔着一扇窗,可对于有些人来说,这扇窗是一辈子也打不开的,而且他们还要诬蔑那些可以看见窗外风景的人是在说谎。

我始终认为世上的人大抵分为两种:有灵魂的和没有灵魂的。有灵魂的人就有痛苦,而没有灵魂的人,既无前生又无来世,是一

群注定在今生一次性消费的人，这样的人群其实十分可怕。他们混迹于茫茫人海之中，无信仰，无道德底线，更无自省精神，他们有的只是永不满足的欲望，和能够实现这些欲望的手段。他们混淆了视听，对于人类的精神世界极端蔑视任意践踏，对于世间的物质巧取豪夺贪婪索取，如果这样的人再攫取了作家的头衔，那便是大不幸了。但更不幸的是，这个时代恰恰提供了滋生和繁殖这种人的肥沃土壤。

最近西蒙 & 舒斯特出版公司来信问，《羽蛇》的卷首语“世界失去了它的灵魂，我失去了我的性”，究竟应当如何解释。我说，我的意思是这个世界早已堕落成一个物质世界，而失去了它的精神世界，也就是灵魂。而这个“我”，其实是一个大我，也可以说是具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，更确切地说是中国优秀的知识女性，实际上长期受着难以忍受的戕害（也许已经麻木了）——这戕害或许来自整个男权世界——作为中国女性的最本质的“性”，早已迷失了。

20 世纪 80 年代的第一个春天，我开始发表小说。当年得了首届《十月》文学奖。现在反省，实在应当感谢那个时代，换了今天，别说是获奖，像我这等犟头倔脑一意孤行笨嘴拙舌完全不懂得讨人喜欢之人，恐怕就是发表也很难吧——文学不知从何时变了味儿——我不想随使用“低俗”这个词，我只想说，是一些人利用了另一些人的人性弱点，把文学变得不那么纯粹了，或者干脆变成了通向仕途的敲门砖。文学再不是 80 年代那个刚刚开启的神圣殿堂了，在这座华丽的殿堂的后厨里，有人做了手脚，在美酒佳肴里下了蒙汗药。在貌似狂欢的飨宴中，大家都来赶着分一杯羹，以致本来清醒的人也醉倒了。

80 年代我的经历充满了戏剧性，其中之一便是与《收获》的相

遇。1983年我写了生平第一个中篇《河两岸是生命之树》，在宗璞的鼓励下，作为自然来稿寄去，竟然在一周之内就得到了请我去上海改稿的电报。最有趣的是当时漂亮率直的郭卓老师手持《收获》为接头暗号在车站接我，上了编辑部的木楼梯她就边走边喊：“接来了，是女的！”——后来她告诉我因为我的名字使编辑部产生了歧义。后来就是小林老师把我约到武康路她家里谈小说。当时小林老师如同我幻想中的吕碧城一般清高卓绝，却又诚恳谦和——她对小说人物关系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我——一个无名作者竟得到如此认真的对待，固执如我，也不能不彻底折服。那一天的大事是见到了巴老。当时巴老从一个房间慢慢走向另一个房间，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蔼的笑容，尽管内心充满崇仰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，甚至连一句平常的问候也说不出来——不知为什么那时我觉得凡心里的话表达出来就会变味儿——尽管那一年我已年届三十，但心理年龄上却缺乏一个成长期，人情世故方面基本为零，甚至负数。

曾经说过“80年代是个文学狂欢的年代”，现在看来并不准确。中国文学其实就根本没有过所谓“狂欢”。确切地说，80年代应当是个“以文会友”的年代。有许多人相识于80年代，也包括一些作家，譬如艾青、宗璞、林斤澜、张承志、史铁生、刘恒、王安忆、王朔、苏童、扎西达娃、李陀、多多、路东之……至今，仍对他们保持内心的尊敬与喜欢。有一件趣事不可不说：当年看到《十月》所发一篇《晚霞消失的时候》，非常喜欢，想认识作者，当时的好友崔之元（据说如今已经是所谓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了）立即说，此事包在他身上。

崔之元是我和邻居“发小”钱玲共同的朋友。还在上海复旦大

学念书的时候，他就曾经受朋友之托，给钱铃带了一本书到北京来，那本书是台湾学者孙隆基写的，题目叫作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，我看过之后深受震撼。小崔直言不讳地对我的小说提意见：“小斌姐的小说缺一种东西。”第二天他就拿来一篇小说，说是朋友写的，钱玲抢着先看，没看几行就红了脸。我仔细通读了一遍，写的是一个女人，如何为了养家去跳脱衣舞，通篇全是性描写——于是我们就怀疑其实是他所为，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把他给批了一通。他红着脸申辩：“是朋友写的，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不过，我倒觉得他写得很真实，像小斌姐写的那种东西太素了，简直就是全素斋，不真实。”

后来，小崔假期的时候几乎天天来玩，每次都侃得昏天黑地。所以我一说想认识那位署名“礼平”的作者，小崔立即就有了行动。他连夜赶写了一篇评论给《十月》编辑部寄过去，请他们转给作者。没想到，等到第七天的时候，“礼平”真的回了一封信，邀请我们去他家里玩。他的真名叫刘辉宣，是当年北京男四中一派红卫兵的领袖。

那是个部队大院，显然刘辉宣的父亲是这里的首长。当时他站在门口接我们，就着月光看去，我发现他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，而且，和我认识的一些当年中学运动的领袖人物也完全不同，连说话的方式也不同——这让我多少有点失望。他家的院子很大，院中央有桌凳，月光下，一个女子坐在凳上梳头。显然，她的头发是刚刚洗过的，肩上披着大围巾，月光下她的笑容非常婉约，刘辉宣向我们介绍说这是他爱人。我半开玩笑说，那一定就是小说里的南姗了——他笑嘻嘻的，不置可否。那天聊了许多，却唯独没有聊文学。

崔之元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1995 年获

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，曾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，并于德国柏林高等研究中心、哈佛大学法学院从事研究。2007、2008年春季学期任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杰出访问讲座教授。

“走向未来”丛书、“尤利西斯与海妖”、“控制论与社会”、“希腊城邦制度”……玛尔库塞、顾准、吉布斯、维纳、马克斯·韦伯、海德格尔……这些名字，都是第一次从他嘴里听说的。

还有一个人也说过我那时的小说是“全素斋”——她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白灵。

1987年第一次触电，导演是导《一个和八个》的张军钊。张和想象中的差不多，也像当时风行的导演那样留着满嘴的络腮胡子，一双很有表现力的大眼睛。谈得似乎很投机，他说看了《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》，觉得很好，当然也有一点意见，需要好好磨合云云。

过了几天，他请我吃饭。刚刚上好了菜，像是掐准了点似的，一个年轻女孩风一般地飘了进来。那时候我还真没见过几个演员，所以看见那个女孩就觉得挺不错，我记得当时她穿一身豆沙紫的裙子，蓦然看去似乎清纯，细细端详却颇有几分妖冶。见了我，她堆下一脸的笑，拉了我的手摇了又摇，像是老熟人似的。然后她开始大夸我的小说，最后她说，如果说有一点意见，就是小说“太素了”（连用词都和小崔一样），一部好的小说，应当有性描写。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好像是之所以没有那方面的描写，是因为觉得这部小说里面似乎不需要。她的声音有些粗哑，和那张脸配着不大协调。

最初的时候我很是接受了她。她能说会道讨人喜欢，能说会